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二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語錄

昔人謂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巳物愚謂只有這件事是生之所以爲生全而生之者無愧矣死之所以爲死全而歸之者無愧矣不能完得此件生也罔然死也罔然

問世界多缺陷人情多苦趣不知如何方是圓滿方得

快樂曰若求無缺陷之時天地有所不能時有窮通歲有豐儉身有老少隨緣順應不作非分之想任世界之缺陷而我不見有缺陷也人見爲苦趣而我不見爲苦趣也如斯而已矣

水遇寒凝結成冰冰遇暖消融成水水之與冰原非二物人心者一念之迷道心者一念之覺迷如寒之凝爲冰覺如暖之融爲水亦非有二物也覺時即非迷更無兩候

問百姓日用而不知曰誰能明叛于綱常名教之外遇

父亦知愛遇兄亦知敬遇親戚朋友亦知禮讓此百姓日用于其中者也而謂其知愛親之實以盡仁之道知敬兄之實以盡義之道知親友相接之實以盡禮讓之道此賢知所不能者烏敢望之于百姓乎道之不行由不明孟子敘道統而歸于見知聞知則知乃聖者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民原知不得

長生之說久中于貪生者迷妄之心結成誕幻之夢不知人無百年不滅之形而有千年不朽之心堯舜湯文周孔以至周程張朱諸儒其形之滅也久矣而其

心固炯然常留天地間也二氏所謂長超生死意亦
如是于此不悟必欲苦苦存此殘喘之形軀亦愚矣
試看暮年之人志氣昏亂似無知識之孺子夫孺子
之無知識其天全暮年之無知識其神亡神亡而形
存所以晩年多敗德耳長生何益
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此固仁人長者之行御小人使不
罹于法此尤天地父母之心
余嘗言夢寐難對蓋有是心因有是夢亦有絕無是心
而竟有是夢者甚訝之隨于鷄鳴平旦時簡點生平

今無是心矣或壯年有之或少年有之其根猶在故不覺其伺隙而竊發也無盜賊之夢者原無盜賊之心種種情緣物欲畢竟有戀而難割者在是在人自搜剔耳

盈天地間千條萬緒紛陳于耳目前其視之禮與非禮目不能操其權其聽之禮與非禮耳不能操其權總歸之于心心主思思其非禮者勿視勿聽此謂先立其大此處大有撰[illegible]功夫思則得之而大立立之久則紛陳吾前者各歸條理思而還其無思之體故曰

天下何思何慮認何思爲無思何慮爲無慮未免以食色爲性其流弊將不可言邇來學人多主此說不知于近思慎思九思之旨嘗否周公大聖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方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屛思絶思而未見其能得也能中也聖人從容中道纔見天下何思何慮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不失二字最有力如盆中菊赤子之不學不慮是根裏花大人之不思不勉是梢頭花然滋息灌漑枝枝葉葉毫無傷損其用功也亦

勦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知此

方可言不失赤子之心

得之爲有財而以天下儉其親此名教罪人然實無財

必以財爲孝破廉喪恥辱親實甚故曰殘首裹形未

爲不孝有情有文者于親無恨于心無恨情至而文

不至者有愧于親無愧于心情文兩不至乞墦登壠

務爲苟得祇虧體辱親而已矣

附自立之道曰必欲隨俗入同流合汙一路必不隨俗

入索隱行怪一路均非特立獨行之士

問人生何爲第一義曰知恥不知恥無論忠孝大節不
能做卽小廉曲謹之事亦不肯做

從來謂潛與見爲兩局闇與章爲二境愚謂君子潛固
潛卽見也仍不離潛之體總歸于潛而已君子闇固
闇卽章也仍不離闇之用總歸于闇而已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潛與闇之謂也

教雖多術然不離誘掖磨練兩法誘掖爲初發心者設
磨練爲久發心者設初發心但據見在一念多方接
引絶不苛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一項人孟子引齊

宣王是也久發心則必逼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餟是也涇陽云兩法兼用纔可大可久

問過去者不能不沾滯未來者不能不將迎此病應如何曰不必然之沾滯不必然之將迎當下立斷然亦有過去未來與當下相關者則過去未來皆當下也孔子忘食忘寢以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豈其沾滯于過去將迎于未來者乎懲前日之非堅後來之是皆從當下做起

世運有古今人知之而一人之身一生亦有古今焉一日亦有古今焉由孩提而稍長而壯而老一生之古今也由雞鳴而平旦而晝而夜一日之古今也一生之古今當于孩提稍長時淸其愛敬之眞念勿令有初者鮮終一日之古今當于雞鳴而起時淸其有善無利之本念勿令出此而入彼一刻悠忽遂成墮落可不勉諸

從來做聖賢做豪傑眼界欲空脚跟欲實眼界不空則識趣卑陋闊手便差脚跟不實則操修影響到頭𣎴

惑孔子登泰山小天下眼界之所以空也君子之志
于道也不成章不達腳跟之所以實也
張侗初云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此言
形生非生形死非死有所以超于生死之外者在有
元客云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
安得生涇陽闞而擊節稱善賡之曰若要生此心除
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繼而思之須是
生死一齊放下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
便識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

此便無生死可言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賸語矣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常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爲人求放心三字是起死

回生之手

以聖賢豪傑爲必不可能甘心爲不肖者此無志之凡民也指悟頭爲了頭認見成爲聖賢不事學修之功謬以貪色爲性穪自負爲不世之豪傑不知祇成一無忌憚之小人而已矣

問因果有無曰因果有無俱不必論第謂忠臣義士合冤地下便以爲殃而無作善之報則非也亂臣賊子含笑九原便以爲祥而無作惡之報則非也天旣成之爲忠臣義士則忠義便能立命祥有大焉者乎天

旣俾之爲亂臣賊子則亂賊便是定案殃莫殃于此矣一時之賞罰可逃千秋之衮鉞難掩凛乎可畏竊莫咎積善不靈也

邇有讀鹿伯順說約者極服其快論然謂其論猛其氣勝予曰誠然鹿子服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且與人相砥礪居然鳳翔千仞俯視流俗其發金花也觸

皇帝之怒而神皇帝不能奪其志其上書業首揆座師也觸首揆之怒而首揆不能奪其志其疏辨馬御史也觸擧朝臺省之怒而擧朝臺省不能奪其志嘗

題聯官箴云官要錢嘴不過吏不怕對天對地對神明只怕對吏士無恥成不得人漫言做聖做賢做豪傑且言做人陸子之賊天賊地孟子之塞天塞地鹿子身有之故其言如此

謂諸子曰日悠忽而自謂無事者不知有本分事也知有本分事則耳目精神何日是苟安之日日經營而自苦多事者不能無願外心也能無願外心則晦明風雨何時非受享之時諸子請問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是謂本分事居也而無求安食

也而無求飽是無願外心請益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非願外也已無求安而願與人共安已無求飽而願與人共飽實本分也素位而行者須不願外不願乎外者須行素此方是君子于此通徹纔可言學

學之頭腦要在識仁學之下手須先求信蓋仁者五德之始所以統四德也信者五德之終所以成四德也幾希之仁義禮智人恒有之患在不實有諸已耳

天地間氣有聚散物因而有成敗無散而復聚之氣則

無敗而復成之理先儒亦云物之敗也其氣遂盡無

復本厚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旣散之氣耶

問處人之道曰不失己自不失人敬在君子而能起君

子之敬者不在君子也侮在小人而能卻小人之侮

者不在小人也于己取而已矣

范景龍昔爲予題一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今

逾三十年矣默自循省揚善庶其自勉而隱惡甚愧

未能蓋賦性褊急是非之心不能混淆故多不能容

卽强爲容矣非其中之所恬也古人有言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此豈無當于義而故爲含宏哉君子一于求已故不暇責人也顧廚傻及之禍正不明其默足容之義皆所謂不知學者耳連日覺有口過書以志警并告教小子

戴岩举來書云閑邪固是終始要領然克治時如此不知靜中存養時其實實下手處若何光景至所云勿助無忘如何節候荅云紫陽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此是眞實下手做工夫處然動靜卻不容分時時動動中有靜時時靜靜中便有動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于無念中而忽起一念此便是動當省察此念之從理從欲理則存而欲則克此是惟精工夫到得無欲之可克理不待存而自無存此便是惟一工夫省察在此存養在此非謂精矣遂無麤一矣遂無二人心道心共域一罔念遂是人心一克念遂是道心道愈高而魔愈大閑邪是始終要領而存誠即在閑邪中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全是省察克治而居安資深逢源便是靜中存養光景此時亦不必太著力然深造自得之時卻不容得一念忽忘一毫

正助忘與助即邪也僕嘗聞之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間此實工夫眞節候也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是存養是不忘戒愼而非著力無欲速是勿助孔子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如此存養省察之功然後有未發之中中節之和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際正可想見存養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今日而霸業亦絕響矣然王風帝德未嘗不浮寄于天覆地載之間孔孟有志三代道雖未行而道未嘗不明孔明有儒者氣象伯淳有

王佐才昔人嘗稱之予謂陽明之學術事功眞儒名
士合并爲一一洗腐儒曲士之陋習矣
陽明在贛諸寇平捷上設酒勞諸生曰以此相報諸生
瞿然陽明曰自吾大征及登堂賞罰直至與諸生相
對並峻無少增損此即諸生之助尹吉甫中興歸而
飲御乃在張仲孝友亦此意益信革車百兩無與疏
水曲肱
大學心廣體胖論語說樂不慍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
睟面盎背千古至聖大賢其所受享只有這些子然

非可襲取而僞爲也心廣體胖須本誠意說樂不慍須本時習無人不自得須本素位睟面盎背須本仁義禮智根心隨取隨足常用常效不取不足不用不效索影于形之外求響于聲之外此必不得之數也

人生自少而壯而老必先有主張欲作何等人欲做何等事方不惑于他歧夫子所謂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者也到知命時日用皆天則之流行神無方易無體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孔子從心不踰矩與大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一個境界

道不離器離器何處覓道性不離形離形何處覓性六十四卦之中無一卦非太極也三百八十四爻之內無一爻非太極也謝上蔡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是在學者自悟耳

吾人一日之間能討得個境閒心靜便是羲皇以上人莫看得容易貧賤人役役于衣食境固不閒心何能靜富貴人擾擾于名利境愈不閒心何能靜非真實見道安能享此閒靜之福境非以無事為閒心非以無事為靜直能行所無事而已此所以為難

人有言學問要看臘月三十日謂此日爲一年之結局也又有言下棋于盤末後一著謂此著爲一生之結局也人生難得盡善此著結得好從前不善可無論生平雖多可述此著結得不好從前之善亦可無論微乎危乎可容一息不愼乎

不容不思不容不慮但思其所當思慮其所當慮則思慮漸省矣不容不講不容不說講其所當講說其所當說則講說漸省矣不容不是不容不非但是不必于己非不必于人則是非漸省矣

不睹不聞寂然不動之體此時無有與之對者即所謂惟一也然須無時不戒愼無時不恐懼此寂然不動者方無間雜是之謂惟精精矣而又覺其爲也一矣而又覺其二也文王望道未見之心孔子何有于我之念到底是如此一倦則全體俱非安有寂然不動之時

或問以禮節之與發皆中節恐不同曰未嘗不同但有安勉之分耳以禮去節所謂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發皆中節所謂樂節禮樂有從心不踰矩之意及其

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是非好惡乃士君子行己持世之大端韓魏公不分黑白讚到小人傾己處氣盈和平矯與僞俱非也蓋是非者致知之源存其是而袪其非非一味別白于人也好惡者力行之實不使偏而不使拂亦豈爲人哉魏公器量過人澄不清消不濁乃能養國家和平之福不見顧廚俊及名成而國受其敗者以虛名受禍季世君子多犯此病其默足容正其沈潛于是非而不浮動于好惡耳求己求人不可不辨

昔人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天與我以性我果能盡則形雖亡而此一段精氣神理當自常存于宇宙間若不能盡則當生時而神理已亡矣朝聞夕可謂不聞則罔生耳與腐草何異

虞廷授受日中孔門傳習曰仁克己之己由己之己總是一個己非別有一個己代替此一個己也人心之心道心之心總是此一個心非又有一個心換去此一個心也克復而天下歸仁精一而允執厥中正非

有二意

明道曰天理二字是自巳體貼出來是無時無處莫非天理之流行也精一執中是堯舜自巳體貼出來無可無不可是孔子自巳體貼出來主靜無欲是周子自巳體貼出來良知是陽明自巳體貼出來能有此體貼便是其創獲便是其聞道恍惚疑似據不定如何得聞從來大賢大儒各人有各人之體貼是在深造自得之耳

激烈不平之氣皆人心之天理賢者發之不背者艴焉

眾人偶觸而輒散所貴乎學者常令此心之天理旣不至絕而散亦不可過為奮激過為奮激便流入于俠人節士憑理不憑氣認性不認情此不可不解

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此語急宜理會蓋靜之一字殊未易言而動中習靜尤未易致易曰艮其背行其庭艮背者心止其所而得靜也行庭者心行而不離乎靜也見靜非寂然不動而習靜正不得離動考亭稱濂溪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陽明平叛徭擒宸濠羽檄倥傯之際但以靜行之蓋不

靜則神浮氣躁過則叢脞不及則遺忘安能有濟謝顯道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謂顯道能化及此輩遂稟學焉古人云輪刀上陣時有老衲坐禪消息凡事到手隨時隨應如雁過長空影不留痕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殆庶幾焉余耄矣有志未遂切有望于同人

不可爲而不爲安其本分之爲賢者皆知自勉不可爲而仍爲力挽江河之逝非大聖人豈能任任當其才

則千鈞可加任違其常則一毫亦乖士當自量不可輕借口力不能縛雞而妄思搏虎其不爲所噬者幾希

人有言雅懷每絀于俗慮濁福不降于清流余謂旣牽俗慮便非雅懷業名清流安得濁福源無兩生之道除一分俗添一分雅去一分濁添一分清以清雅自負而仍溺于俗慮享此濁福者此天下人之同情奚足當豪傑之士

有包舉一世之意然後可以尙論一世之人有包舉千

古之意然後可以尙論千古之人九德爲天子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須九德可位置六德六德可位置三德三德可位置一節一藝如以不忠不孝之人而位置貞忠貞孝之事豈能明是非而定功罪乎曲學豎子未可輕饒舌也

問孔子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此何說也後子思子孟子俱論性命其旨與此同與否與曰道渾沌無名自子分天丑分地寅分人至分人而命始屬于人故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人各受陰陽剛柔

之性故曰形乎一也中庸一言以備之曰天命之謂
性固即夫子之旨耳然命與性同時畀賦孟子謂命
也有性性也有命亦豈有異于夫子哉易曰盡性以
至命謂性可以自主而命仍屬之于天故至誠至聖
功夫只是一盡性
問聖人達天下萬世之情而無滯將何所學而能乎曰
聖人蓋學于天者也天有典禮聖人因而惇庸之自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一世而百世而萬世其典禮
同則惇庸同循此是謂大順倍此是謂大逆順則下

齊國治而天下平逆則家破國亡而天下喪若響之隨聲影之隨形此不易之理也

觀人之法有三于人之所不敢爲者而孟浪爲之此雖過當然其氣不靡于人之所不堪受者而俛首受之此雖隱忍然其氣不躁有情雖不容已勢必不能赴而宛轉圖維務求其達此雖委折然其氣更雄此三者不可以觀無心肝之庸人而可以觀有血性之男子

伊川云有德之言如聖人說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如賢

人說聖人事也聖人說聖人事只是家常茶飯唯其

有之故其言之親切而有味賢人說聖人事則明有

條教望以爲的兢兢然惟恐其失墜焉孟子以後儒

者垂訓立言大約皆賢人說聖人事也

張子厚見世人汗漫無守故教人以禮爲先欲其正容

謹節有所持循明道則不然先教學者窮得物理理

卻從敬上涵養出來一從流處溯源一從源處溯流

此中不無差別耳

每到事有難處便覺神思昏憒氣意消沮此之咎在心

體未透用功未純故有事與無事分小事與大事分體不足以運用而用每至于遷體果能深造自得當無此病痛

大臣當國須有一段沈深博大之氣不止容君子并能容小人不止容小人并能化小人爲君子纔是聖賢心腸豪傑作用輕分門戶先横已見奪小人應得之物予小人難堪之名無惑乎彼之無復顧忌而恣其反噬之毒也仁人君子有教養之責者俱宜念玆

士未以清節著稱猶可隨俗俛仰得一當以策勳立事

至素行皎然者斷不可苟于榮祿偷取一時如漢之唐林唐尊俱以潔履著名于成哀之世號爲二唐後皆仕莽前修謂何左思曰二唐潔已乃點乃汚豈獨莽能汚人哉士君子不可不嚴自律也

人動嗔人之欺我而怪其不情予曰第求我不欺人而已矣我不欺人亦第平其情而已矣世人之狙詐相高詐僞萌生者總之自見其情而不顧人之情一平情自無欺人之事無欺人之語天下歸無事矣平情自近情始能近情則處已不苟亦不貽人以不安此

中偽不得

古人論事辭不合經事不師古斷不敢輕與人爭余謂即有實際本領可以爭勝于言下然與其激言之不如其婉言之蓋激則廢婉則成故理貴直而氣貴平也不獨君臣朋友之際父子兄弟之間俱宜如此

古人一取一與各有攸當非可苟焉而已也與之當不雖使人感恩亦能使人自愛閔貢不以一片猪肝累安邑廉士固未易與也辭受取與之道叔世鮮克由禮大凡與者取者總一貨之而已矣

以物讓人者當示之以可愛而勿貽人以不安以度容人者當勿露其所短而不使人有所愧貽人不安人不見德使人有愧人且思中矣

士君子處亂世須以識爲主不能識微而猥以雄才自負好士而不能擇人則浮動之意氣輕羅法網從來有心人以此取敗者不少咎只在不能耐

郭林宗是大有心人未嘗忘救世而極自愛其身潛用其心曰于衆人之中奬訓士類唯恐失一士當時猶有范冉鄙其爲人者識趣不同好尚如此然正不足

爲林宗病顧冉何人見雖自僻亦不可無此人立尋俗中

陳太邱獨弔張讓康對山往詰劉瑾二事同類所爲辱其身以爲人者也中人後生輩自不無范冉之見此等熱腸婆心亦祇可自慨而不必告人若有矯然好名之心便顧忌不肯前矣

庸人只見已之有能全不見已之有過所以爲庸人賢人全見已之有過絕不見已之有能所以爲賢人

處事之道才識膽三者缺一不可然識爲甚胸中不先

具達識則才必不充而膽亦不堅蜀孟光語任正曰天下未定智意爲先以淳古之風而當末流之會了一身一家之事而不足如何能出而問天下承千古耶

竹林諸公縱情于酒以曠達自負跡其生平見魏晉之際名士少全者乃始遺落世事以酣飲爲常作用不同皆由全身一念出之而逮之一字實未易言山巨源浮沈嵇阮之中居世則賢奸共賞居身則仕隱兼收是大有權術人孫綽嘗鄙之言其仕不仕隱不隱

亦確論也王戎一食鄙巧詐之人耳富貴已極而黃壚數語强欲分竹林之席人且見其肺肝矣嗣宗負濟世之志而又有其才然勸進之事將無不可乎叔夜竟以才高識寡不免于禍反不若向子期劉伯倫輩之得以天年終也竟識果不伯倫輩若耶以叔夜之才用之以叔夜之識不足以伯倫輩之識用之以伯倫之才有餘然其苦心極慮不過曰苟全性命于亂世而已矣達之爲言恐諸公未可以將就承當也

善居己之長者切不可露人之短不露人短則人人皆

長矣集衆長爲一長則其所長也不亦大乎彼沾沾
以長自見而故以形人薄道也非享福之氣
執行路之人而語之曰汝欺心也彼必不甘受就英人
烈士而須之以謹獨彼亦退然不敢自承夫不甘受
者何心而不承者又何心也此豈有眞假耶蓋本心
元不自欺行路不甘受可驗人心之皆有戒慎工夫
即須臾不離道之君子到底無歇手之時敢自謂能
謹獨者皆所謂將就冒認者耳
乾之不能不爲姤也坤之不能不爲復也姤所積漸而

往勢必至于坤復所積漸而往勢必至于乾此陰陽消息自然之理雖聖人不能違若是聖人不幾于無權乎非也帝降而王王降而霸春秋之時霸功且漸微矣孔子祖堯舜而憲文武春秋之世雖不能轉而爲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千萬世賴孔子而不隳所謂配天配地無疆聖人之太極也豈隨陰陽之氣數消俱消而息俱息乎從古來大聖大賢皆于盈虛消息之中而有履滿守謙之道彼不能持世而聽于世者何足爲有無重輕哉

問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何法以破之曰我本不能是而譽至是過情也將抱愧之不暇胡可喜我本無是事而毀至是求全也將進修之益力胡可怒是譽與毀皆足爲益我之地此便是眞實爲已之學此處不加學力則鵲噪鴉鳴皆應發嗔喜矣

學之淺深卜于藏玉韞于石龍蟄于淵聖夷于愚故夫子曰不患莫已知遯世不知而不悔爲不厭誨不倦總歸于一默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不慕榮祿則心常優閒優閒則學也常篤一慕榮祿則

心多充劇充劇則學也常疎故欲俟功成名遂而始
從事于學者天下豈復有實學豈復有廉吏哉舉業
即在舉業上學簿書即在簿書上學便是體用一源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
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
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矣人有
可以進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
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此心無多地迷悟之介所關甚大一悟則上下古今皆

爲故物窮通得喪俱是浮雲內聖外王于此取之而足矣一迷則父子兄弟盡成胡越耳目肝膽皆爲戕賊頑冥蠢愚去禽獸幾何哉

大凡語言文字到極快意時便有背道傷教之弊左氏去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譎近誣衰世之文濫觴于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夸加左氏豈誣也哉戰國策或以虞卿作矯詐蠭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呧巇激肆蕩如于義矣莊

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獨六經四子之言深淳渾灝閱古今而光彩如新真天地古今之至文也立義不本于經書者未有不流弊于異日者也

士君子處三代之後不敢望其生而賢聖或瑕瑜不相掩或始瑕而終瑜皆仁人君子之所不忍棄也即史冊中氣概儼然足爲天下後世標表而細究其生平不厭人意者亦多嘉其改過則當恕其前愆嘗見人評古今人物每以疑信之心施之悔罪之士令崇求竭知之腸猶爲招疑樹釁之幟豈天地生生之意耶

人與人爲善之心哉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卽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君子也非甚明睿卽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先天之學道之體也體非可言傳故曰心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之學道之用也用有形可見故曰迹因迹求心之學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出而有爲生入而無爲死此皆陰陽屈伸之所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之大綱曰聖人貴未然之防蓋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復言七日來復是鬬之于未然臨言八月有凶是鬬之于未然故邵子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問日用間接人待物只覺怙滯曰此便是未難而先計獲也吾人心體與天地同流一爲私欲隔斷接人待物安得遂合天則故物來順應非難而寂然不動爲難發而中節非難而未發之中爲難天下歸仁非難而一日克復爲難安人安百姓非難而修己以敬爲難不憂不懼非難而內省不疚爲難居安貧深非難而深造自得爲難學者但置力于其難而不謀利不計功則易者卽在其中矣

人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只今世人所戀而不

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載胥及溺耳于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個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分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卽貧寠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于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早覘

其必敗矣

問如何使不性急不負氣曰我最怕世人不性急不負氣也見善當喜聞惡當怒有一種不性急之人不唯善不喜惡不怒且有喜人所怒怒人所喜者此性之急與不急之驗也見賢當思齊見不賢當自省有一種不負氣之人不唯不思齊不自省且忌人之勝我而妒人之不如我此氣之負與不負之驗也子能急所當急如飢而食寒而衣則善矣負所當負如升諸天如墜諸淵則善矣

問繼善成性作何分別曰在造化爲善在人物爲性繼之者善誠之源也成之者性誠斯立焉文清薛子曰繼之者善其理一成之者性其分殊

人心虛靈最不可有先入之見然不可不以六經四書爲先入之見心有主始不爲旁門曲學所亂亦所謂先立乎大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無血性不可以爲人有血性終不可以語成人大凡憤激節烈之事皆從血性而出到得文之以禮樂則無知廉勇藝之可名矣至誠至聖與天同體與天同用

歸結於身不過一喜怒哀樂中節而已憤激節烈之事未免猶有意在

問陽明子謂博約是一齊事人多病其失序曰子十年讀書將前五年專用之博文後五年專用之約禮耶抑隨博隨約隨約隨博耶隨博隨約博中約也隨約隨博約後博也故陽明之言曰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知此則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又何疑焉

境一換而頓失其故恒人之情也閱萬變而不改其常至人之心也至人之心與天同運風雨露雷晦明寒暑無日不轉換而於穆之體自如純亦不已非天不足以擬至誠非至誠不足以同天天與至誠一而已矣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識得此分原定則我大而物小無處非素位也大行可窮居亦可不識此分原定則我小而物自大無處非願外也窮居不可大行更不可同此樂育之乾坤不能履道

而自貽伊戚可哀也

嘗讀泰卦內君子而外小人只此一言用之不盡不獨君王借賢人以共治即士大夫而得一員朋益友以託身託家則道德有於已而家世平康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故曰身無一賢曰窮朋來四方曰達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從此葆而勿失存存不息自然光輝發越還我天然完具之體此所謂誠之者之事盡人以合天全恃這些靈露孟子論夜氣平旦之好惡

與人相近正謂此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陰陽則不能無剛柔有剛柔則不能無善惡有善惡則不能無君子小人然其道以陽統陰則陰皆爲陽之用以君子統小人化枉爲直則小人皆爲君子之用故舉臯陶而不仁者遠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聖人參贊天地大功用全在轉小人爲君子經世宰物之人不明於此義不足言用世

凡物自無而有曰始自有而無曰終如一日有一日之終始一人有一人之終始知一日一人之終始則知

千百世千萬人之終始因始而究極其所無始因終而究極其所無終總是此一個消息白沙云無極老人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其識此消息者乎

學問先要見出大總腦總腦處不清則時時有難處之事在在有難處之人總腦清則天下之物盡在我而不足以增損我故得喪榮辱俱不足驚吾神擾吾慮而日用飲食之間盡皆性命流行之會然非閑邪存誠不足與語此

天地間極怪異事皆極平常事見爲怪異則怪異而已

見爲平常則平常而已究之晦冥終不足損乾坤之色風雨何嘗敗日月之明天君泰然一切錯愕震蕩不必留滯即煥焉爛焉可垂竹帛而銘鐘鼎亦與本性無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只是我大而物小故能超脫自在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陶公自平常俗士見之或以爲怪異耳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

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者陽之虛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其一夫壽之所以爲福者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

同行豈不同生子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塡溝壑一日不敢褻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人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日月悠忽是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變化氣質當在持志主醞釀

道可一朝而見不能一見而熟此從心不踰矩必有待于七十之時

昔人謂敦行功小明學功大蓋敦行者只得一人爲君子明學者可令人人爲君子所以有小大之別

學不透性根本不固一有敗露便成僞儒矣戒哉

學人須是自已作主張得失榮辱如風雨晦明於太虛有何干涉

學無自得剽竊他人一知半解强謂了然如此之病最難醫治

天成就人全在拂意處驗學力

孔伯問儒學本天釋學本心心無二理何以與吾儒異曰心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釋氏本心之說也性命於天自是至善無惡孟子所以道性善此聖學本天

之說也本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兼善天下本心祇了當一己故謂之自私自利有統體之理有一偏之理理有偏全學術自別

天地間凡有竅而鳴者唇舌齒喉以及百族呼號是也無竅而亦鳴者雷霆風雨是也金石絲竹之類不得人則聲不出所謂無情待有情也聖人之用千古上下無不生動能令無情者皆有情無用者皆有用所謂天下無無物無無人也

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

也有而未嘗有是眞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眞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眞見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森然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子之所以爲眞也所以謂能發前人之藴彼滯于有而耽于無者胥失之矣

孩提之不學不慮卽聖人之不思不勉但要識得不學

慮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睹共聞卽道體之不睹不聞但要識得共睹聞如何是不睹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盡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生安卻棄不得大人不失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夫易之訓也顏子之有若無實若虛實有無自不容分之爲兩學者不能于此參透不入于二氏則流爲腐儒矣

道機洋溢盈天塞地其循人而現各因其大小廣狹總

在已取之而已矣道不得尸其權人無所用其力如有堯舜之智量道即循堯舜之智量而滿有湯武孔孟之智量道即循湯武孔孟之智量而滿以至千秋萬世智愚賢不肖莫不各循其智量而滿無有揀擇無有遺漏株而守之莫非日用之百姓擴而充之乃爲君子之中庸牿亡戕伐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聖賢千言萬語苦心極慮只是教人不爲禽獸而人莫之念聽也哀哉

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正中庸所謂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有知識則有思勉非思不肖之不及則又爲賢知之過矣烏能順帝之則乎帝之則中也順帝之則和也一有知識則中固未易識和固未易致也然則知識既病道而知識又不能去心天下豈有無知無識之人始可任道乎是合非其知識以爲進德修業之用而開其故運則知識皆爲德性矣

無志於學問者不必論有志者又以憤激迫就不能優游寬裕終不得心逸日休之趣夫心之所以逸而休

者宇宙間只有此理此理苟明則日用之間靜處應
事讀書接人莫非性命流行所謂居安資深而左右
逢源逸莫逸于此休莫休于此矣優游寬裕莫視爲
閒曠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耳

生安之人不廢學問困勉之人果能學問便與生安同
歸則學問一事眞飢食渴飲之事夫子所以好古敏
求發憤忘食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蓋有所深嗜於中
君子之所以自强不息也如是爲學所以時習而說
朋來自遠遯世無悶今人言學求名聲較勝負恃才

智矜功能大頭既没于利欲不能挺拔安望其養一世之太和得志而澤加于民不得志而修身見于世乎世所以鮮眞儒也

眞實學者只平心和易不求名聲不逞才智隨分自盡則無時無處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厲之功而人亦默受吾浸灌培益鞭策磨厲而不覺此便是有體有用成已而兼能成物者也一味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

嘗見人有好自匿其情者以爲隱深之地人莫予窺也

吾且託之以自安不知人已如見其肺肝矣聽其言

也觀其眸子僞原有不容僞之時莽操之奸到底欺

不過一人小人枉做小人耳孔明嘗以此料人多中

人奇其智不知彼只是於當日人情世故了然于中

故不甚費揣量也若夫子之不逆億而先覺則又進

於是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道固如此康節又於數

上精細一番明道又以爲不必多此耳

人莫不豔稱長生夫子獨曰朝聞夕可盡聞道卽長生

也不聞道是謂天死古今同此天地古今同此萬物

我爲天地中之一人則我聽天地我爲人中之天地則天地聽我我爲萬物中之一物卽自有而不足我爲一物中之萬物則有萬物而有餘天地民物萬古常新人亦何爲必欲戀世以蔽此耳目心思哉羅文恭只作一縷雲過目無心結覽眞見道之言

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最簡要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最煩瑣心勞日拙

求放心功夫在愼獨愼獨是集義不愼獨是義襲

愼獨是一統的功夫千聖萬賢總只是這一件事無內

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

孔顏之樂總只是理義之悅心人不能有悅心之理義亦只因有害心之飢渴出彼入此出此入彼雞鳴而起人可不慎其所爲哉

學不長進病痛只在心不虛心一不虛直諒多聞之友日在側而我不能受其益也舜之好問好察顏子之問不能問寡是實見其皆有師資之益舜之舍己顏之克己此處正可想見

天以窮困拂鬱於我者正以厚我之生成我之大也我

不以爲德而反怨天此之負天也實甚凡人有德於我者而我不敢忘卻敢於忘天眞愚人之心也夫天地秉氣以生養萬物而自爲氣之主心秉氣以管攝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心或不定煩躁瞶亂隨氣浮沈此之謂役於物者也從古豪傑之士只不爲物役而已矣

學者須先識得此心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象氣役乎心是如何景象此必用愼獨功夫

德潤身心廣體胖仁義禮智根於心睟面盎背樂斯二

者則不知手舞足蹈此等受用俱不可以言語形容夫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於此可想周茂叔教二程子尋孔顏樂處殆庶幾乎

西銘云乾吾父坤吾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是心廣體胖睟面盎背手舞足蹈的註疏學者要須識得

人刻刻與天相爲流通盖吾身之氣無一處不是造化氣機流動可想茂對時育萬物之妙

常存不滅者道也天地生生之機也人不聞道形存而生理亡矣苟聞道則我之動靜語默渾是一道道在

而人在矣或問道何以聞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
行是聞道之工夫問聞道後如何曰仁義禮智根心
生色睟面盎背是聞道之光景
學者先要有把柄則日用間著衣喫飯應事接物一一
都有歸著無把柄則茫茫然無所適從心不能爲身
主身焉能爲事物主日月空馳流光虛度眞可惜也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誰不由戶莫由斯道只是如此
老夫九十矣往時見鹿伯順談見利思義渠管薪餉便
不私一文談見危授命渠發金花便慷慨認罪署無

引證談八要不忘渠一言許從孫閣部入關便辭吏部司官而赴危疆此之學在躬行而不在口語者也邇來談學者口裏極精密而身上愈疎漏即自命爲知學於宋儒荆棘林中掉臂橫行者吾未敢輕信也達天德者必固聰明睿知聰明睿知不固則不足以達天德矣故其道從闇而章的然則日亡矣戒懼慎獨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所云貞正而固也固之時義大矣哉

人生如逆旅宵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

不死而亡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的啟手啟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云此之生也真罔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為悠忽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

古人有一分道德自有一分氣象無庸表暴自不容掩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其為天之木鐸此固封人眼界非常正見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獨大聖賢叔度[illegible]

人鄙吝盡消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肯
氣象有大過人者彼不足起人敬而令人畏者乃躬
自菲薄非人之咎也
人有三等上智下愚與中人上智下愚少而中人多上
智不廢學力而不恃學力此心常得空明下愚不知
學力爲何事此心放逸已久所謂視不見聽不聞食
不知味非不移也難移也獨此中人乘於物感不能
不恣爲情識膠於意見不能不執爲勝氣紛紛雲擾
驕我空明此時而加意提撕則空明自若不然積蔽

日深漸至昏昧遂成不移之愚可不愼哉上智不費學力朱子所云畧䄂提撕言用力之無多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日日提撕時時提撕則愚可明弱可强矣學力之時義大矣哉

問下學即上達卑邇即高遠如何曰吾夫子一生日用起居接人應物莫非下學至其精義入神達天知命則總在下學卑邇之中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若分何時爲下學何時爲上達何處爲卑邇何處爲高遠便於道理割裂即此推之形色亦

天性糟粕亦神奇說心在事上見說體在用上見約禮在博文上見致知在格物上見內聖外王一以貫之原無許多頭緒

望雅問鹿先生嘗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曰千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個隨時隨事體認此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脚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的書要識無字的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

當

友人問如何是道學曰日用間凡行一事接一人無有不當理中情之處此所謂道也即所謂學也必待聚衆上坐開講擬程擬朱恐其名是而實非道學之實不可無道學之名正不必有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見而得之也

學問到自得處便不膠於一轍雷雖行而亦能催晴認定喜主生怒主殺既不得情烏能知性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極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

吾心偶得一時之沈靜便生一時之虛明此際全無不善念頭純是一團天理但善念初發幾希微眇游移莫定急宜培養而擴充之務令固執莫使感遇搖撼得動工夫到此把持勿用而德成矣不能如此用力

一念浮雜便生煩躁苟且亂動昏迷縱肆將何所不
至哉靜躁之分利害之間人禽之介也
人生最係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
過去已成逝水勿容係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
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
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
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嘆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能出入是門者羲文周孔外顏
曾思孟殆庶幾焉元公純公康節亦可謂開關啟籥

之人是道也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未可輕以語此

天之明命無一刻不流行於人倫事物中能於日用食息真見其流行不已便自有下工夫處明道以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正謂於飛躍見流行之體而工夫在勿忘勿助之間

天有五行曰水火木金土地有五方曰東西南北中人有五德曰仁義禮知信仁之德於五方爲東宮於五行爲木義之德於五方爲西宮於五行爲金禮之德

於五方爲南宮於五行爲火知之德於五方爲北宮於五行爲水信之德於五方爲中宮于五行爲土此人所以能參天兩地而稱爲三才大哉人乎故中庸曰待其人而後行

無執見者多入俗有執見者又成拗此好學所以難其人也

人豈能無意倏忽間念起念滅不知凡幾純乎天而人不與聖人也天人參焉者賢知也庸愚則知故萌生情識橫出問有善念不能自認終歸汨沒所賴賢父

凡良師友訓廸啟牖秉其一念之明而夾持之擴充之愚可明柔可强況質非甚暗仁可自由誇不肯自甘暴棄而歸咎於下愚不移

聖人之性與愚人之性一也聖人能盡而愚者牿焉聖人之情與愚人之情一也聖人能制而愚者縱焉盡性以制情所謂性其情也縱情而牿性所謂情其性也聖人之心與釋氏之心聖人之性與釋氏之性一也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亦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耳

夏峯集卷二

閻其泰謹校